

擒柴

叶炎

种瓜点豆

胡晓延

1970年代中期，我高中毕业，响应号召去农村插队落户，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。

我插队的地方属于半丘陵地区，贫瘠至极，一个整劳力累死累活干一天，工分仅值一毛多钱，是一个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。穷也罢了，要命的是这里燃料紧缺。每当农闲时节，天气晴好，家家户户都要到几十里外的鲁洪山区擒柴。

那天，图个新鲜，也想挣个表现，我也加入了擒柴大军，跟在生产队长后面。队长姓崔，年近半百，个头不高，敦实憨厚，育有八个小孩，四龙四凤，家中张口吃饭的多，动手干活的劳力也多。

天麻麻亮，我们就出发了，十几户人家的二十几个劳力，清一色的纯爷们，头戴草帽，脚穿草鞋，腰间别着镰刀，肩膀扛着扁担，扁担头上挂一布袋，袋里装的是一天的干粮，山芋、炒面或锅巴，像是一支偷袭鬼子据点的八路军武工队。

一路上，大家有说有笑，我紧跟在队长屁股后面，一步不敢落。我好奇地问：“队长，这不就是进山砍柴吗，为什么叫擒柴？”

队长干咳了两声，他讲话前一般都这样。“砍，不太好听吧，太残忍了，一草一木也有生命。擒，就是捕捉的意思，文明许多，再说擒和勤是谐音，勤劳、勤奋嘛，和请也算是谐音，文雅多了。”

我知道队长没读过书，私塾都没有，只上了几天扫盲班，他的随口解释让我目瞪口呆，肃然起敬，打心底佩服身边这位地道的农村汉子。

鲁洪山紧邻龙眠山，都是大别山的支脉，在三国时代曾是战略要地，遗迹甚多，谷林寺、鲁肃亭、古洞崖、试剑石，一个个地名，无不彰显其历史的厚重。有一个地方称为叫花甩瓢，意思是乞丐走到这里都紧张得把要饭的家伙扔掉了，说明其山高岭陡，地势险峭。这里植物茂密，荆天棘地，是擒柴的理想场所。

太阳约莫一丈多高，我们爬到了半山腰。队长一声令下，“大家伙分头干活吧，别跑远了，注意安全，下午听我的哨音集合，一起回家。”大家顿作鸟兽散，开始擒柴。

月分三旬，柴分三种，马柴、枝柴和草柴。首先要擒的当然是荒弃的木材或干枯的树枝，这算是上等的好柴。虽然在这荒山野岭，荒弃的木材也是少得可怜，它能辟为一尺多长、二三寸宽的硬柴，称之为马柴，能烧成炭，在柴场上能卖到尚好的价钱。其次是干枯的树枝，也叫枝柴，火旺



盛宴 周文静 摄

耐烧，但也少有。最多的便是茅草、松毛和枯藤，统称草柴，质次价廉，也不经烧。草柴不用擒，漫山遍野，触手可及。茅草是自生自灭的，长有一米多高，已经枯黄，和枯藤交缠在一起，荆棘密布，稍不留神就被刺把手脚划伤，疼痛难耐。山上的松树很多，成林成片，据说还是用飞机播栽的。每到这个季节，松毛开始枯萎，风吹枝摆便散落下来，遍地金黄，像是给鲁洪山铺了一层黄丝被。松果与松毛相依相伴，形影相随，松毛的离去，让松果痛不欲生，感觉自己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，随后也自然脱落，像一朵朵棕驼色的花蕊点缀在黄丝被上。

好柴难擒，大家纷纷去割茅草、耙松毛、捡松果、砍枯藤，累了就席地而坐，甚至躺下来小憩片刻，渴了就到山泉边痛快地喝上几大口。不一会儿，我就累得腰酸背胀，才割了一小捆茅草。队长说：“你就歇着吧，累坏了我们可交不了差，体验一下擒柴的滋味就行啦！”

晌午过后，大家开始各自捆扎自己的劳动成果。几乎都是草柴，捆绑起来跟两座小山丘似的，要两三个人相互帮忙，体积大不上称，但每个人都足有一百四五十斤。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小心翼翼地下山，然后一字排开，挑着担子往回赶，脑袋都夹在两个小山包似的柴火垛里，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，扁担发出有节奏的吱吱声响，与急促的脚步行成共鸣。

夕阳西下，家在前方。队长像凯旋的将军，走在队伍的前面，一脸灿烂。我像是被俘的小鬼，空着手拖在队伍的后面，一脸疲倦。

此时，已不再温和的风拂过山峦，拂过田野村庄，拂过这些庄稼汉古铜色的脸庞，汗水流淌在捆扎的柴火垛里，也滴答在擒柴的路上。

时节走过春分，转瞬已到清明，一簇簇黄、红、紫、白的花儿，从大地母亲的胸膛上鲜艳绽放，铺天盖地。去往郊外亲手栽种下的几垅四季豆、黄瓜、辣椒、玉米……在和煦的暖阳里，正一个劲儿地舒展腰身蓬勃生长，好不惹人喜爱。

儿时，每到清明前后，村里大人小孩反复念叨着农谚，开始在房前屋后，种瓜点豆。那时，物质生活还极端匮乏，清明又处于青黄不接的当口，农人们在队里分得不多的自留地里，和着时令的节奏，忙着播种希望，收获喜悦，用来补充一家老小已寡淡不堪的餐桌。

跟随农人的劳作，穿梭于花海之中、垂柳轻摇的梢间，见惯了播下的种子神奇般地钻出松软的沃土，一叶两叶、两瓣四瓣，对称着比肩生长，长出藤蔓的瓜苗豆苗，伸出长长的触须，攀上农人事先搭好的架子上，为孕育鲜嫩的生命使足了气力。那些矮株植物，如辣椒、茄子，边长高边开花，虽然瘦弱，但盛果期花开满枝，花落坐果，由此拉开一方天地春日里演进的序幕，农家人心花怒放，餐桌上便多了一份家常菜。

耳濡目染中，对农时节气的掌握，已深深地植入心间；也对朗朗上口的农谚，了然于胸；日复一日地收获沉甸甸的果实，对脚下这片不计回报的土地，深怀感恩之心。

曾有三十余年时光，因了不停地穿梭于水泥铸造的森林里，不曾在清明前后亲手播种下一粒种子，却分享着农人辛劳换来的叫卖，享受着大地丰厚的馈赠，直到父母年迈，这才在老家的院子里侍弄几垅菜园，劳作间重又唤醒深藏记忆里与土地打交道的种子。

不知是人到中年味觉不再灵敏了，还是现代生活充斥着太多的速成缘故，打小那种吃到嘴里喷香的饭菜，渐渐变得没滋没味了。韭菜、水芹、苋菜、四季豆、黄瓜、辣椒……叫得上或叫不上名字，原本只有春末初夏才姗姗上市的蔬菜，却不分春夏秋冬，登堂菜市和商超，粗壮的白菜苔，直溜溜的黄瓜和丝瓜瓜蒂上，还挂着鲜艳的花朵，看似新鲜无比，却怎么也吃不出甜丝丝嫩滑爽口的味道。

于是，在仲秋还未退去炙热的骄阳里，约上有着共同爱好的友人，开车去往郊外，寻寻觅觅，在一片杂草丛生几近荒芜的沟塘边，相中了可供开挖的菜园。随后，几家人挥汗如雨，清除一人多高的杂草，

松土整墒，几分地的菜园雏形初显，又合力拉来质量上乘的有机肥，种下冬季向着春天快速过度的蔬菜，免得误了清明前后，种瓜点豆的进程。

友人生于乡村长于乡村，青年时期曾是种庄稼的好把式，虽然告别了农村，但驾驭锄头、铁锹、钉耙的娴熟功夫，无不令人刮目相看。友人告诉我，多年不曾耕种的撂荒地，经过日晒雨淋，又在杂草根须吸收养分的作用下，反而洁净了土壤，淡去了农药化肥的残留，有利于有机蔬菜的栽种。

施足农家肥，大白菜、娃娃菜、卷心菜等十多个品种，长势旺盛，应验了“庄稼一枝花，全靠肥当家”的真理，也为春季栽种瓜果蔬菜积累了经验。

严冬冻过的土壤松软无比。油菜花盛开之时，只要有空闲，约好几家人倾巢而出，选种奔着一个“本”字，本黄瓜、本辣椒、本茄子、本豇豆……不为别的，只为追寻儿时的记忆，找寻本该属于蔬菜的原汁原味。

也许是珍惜自己出力流汗，抑或不施化肥农药纯有机种植的缘故，结出的瓜果，长成的蔬菜，虽然品相不及菜市场上售卖的养眼，但生吃或炒食，那种轻轻咀嚼脆生生的本真滋味，充斥口腔，沉睡已久的记忆，似乎在顷刻间裂变，迅速在舌尖上弥漫开来，让人禁不住连连称道：就是这个味！

栽种的品种多了，逐渐享受着有机瓜果蔬菜自给自足的口福，也享受着劳动过程酣畅淋漓的痛快。每到瓜果蔬菜集中上市的时候，分次约上好友，去郊外菜园采摘，舒缓了彼此伏案疲惫的身心，也收获了双手奉送友人的快乐。

友人笑谈，汗珠子摔八瓣种出的上佳菜品，何不拿到菜市上去售卖换些零花钱。友人的好意，我不加作答，只是会心一笑，仍快乐着自己的快乐，坚守着自己的坚守。

